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塘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嚴續曾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東塘集卷十三

宋　袁說友　撰

狀

皇帝登位六事狀

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歷數攸歸神器有託承太皇之命旨尊聖父之詔音嗣守丕圖撫臨萬㝢天地開悅神人協和臣遭際明時至榮極幸猥瑣不才叨綴從列向者充員京邑屢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

之知媿無職守纎毫之報兹幸身逢華旦顧瀝愚衷亟欲仰賛宏模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於踐阼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人心既得衆望已孚則天順人助四夷來王極治極功所不難致陛下嗣位惟新中外愛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之日臣不暇縷舉繁目顧以當今可行足以收人心而慰衆望者有六事焉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倏已浹月陛下追慕皇祖日赴臨殿號慟備至臣民歎嗟

惟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以來喪禮從薄遂有以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為天子者未有斷然而能復古也唯我壽皇聖帝頃罹高宗之喪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服孝誠之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適當以日易月禫除之初此正陛下盡孝竭誠之日夫壽皇之於高宗蓋子為父服是以為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皇則孫為祖服亦當行周朞之制臣願陛下體壽皇執喪三年禮倣古人喪禮近厚之說亟下詔旨躬行周期

之服令有司討論喪制凡御朝退朝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一躬行之此令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歎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敬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衆望莫切於此且令之敵人猶能慕我壽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日躬行三年之喪彼且能爾令周期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倘聖意以為無難即乞速降指揮不勝臣子厚幸其二曰昨日恭聞巳降指揮宣押宰臣留

正仰見陛下握符御極知所先後倚任大臣共圖歴治規模宏遠將致太平天下幸甚臣竊意留正必須抗章牢辭未即赴闕願陛下體古人進退大臣以禮之意深以朝廷輔佐之任為重與降詔趣還俾之必來則陛下禮貌大臣無愧於古先哲王矣至如起居郎陳傅良憂國愛君不得已遂納禄而去樞密院編修官楊方以前日時事未順亦投劾而歸二人者皆一時人望所屬臣願陛下出自聖意亟下詔旨並令日下依舊前來各供

舊職豈特以收結士心亦於贊襄治道大非小補其三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密贊治道裨益聖聰頃歲高宗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之道今陛下繼天作主舉行新政要當廣開言路崇用臺諫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飭臺諫令各盡乃職知無不言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言路既廣聖德彰聞治效日隆下無壅閉初政之要無以越此其四曰向者壽皇聖帝初罷高宗之喪教坊樂人及一應俳優伶官等

並行罷逐今陛下嗣服之日適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指揮應樂人及俳優伶官等並權令逐退候終喪日續聽指揮亦以見陛下聖德之至也其五曰自古人主規圖極治增益聖聽未嘗不求言納諫以廣聽聞漢董仲舒謂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此蓋帝王之要務也今陛下嗣服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鯁政事之當否民情之休戚儻非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朝祖宗即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遵承以

為家法然而求言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令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願陛下亟發詔旨先令在朝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日内各上封章極言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儻未能盡經乙覽即乞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掇其必可施行者類申朝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間有關繫陛下躬行者亦令大臣別項敷奏陛下恪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駕而齊驅矣其六曰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

遂降九月明堂指揮陛下即履寶位與太上皇帝事體
不同參之禮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
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所礙陛下臨御之
初正欲修明號令聳動觀聽臣願陛下以明堂尊父之
禮既有所礙亟與大臣商議仍舊講行郊祀之禮如冬
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郊祀之例别降德音
其肆赦支犒恩數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
揮施行庶幾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歆

福庶民實為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即侍天威面控愚慮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亟具奏劄上瀆聖聰惟陛下諒其忠悃而早行之至於躬節儉之德以先天下惜内帑之財以養國力兩宫定省之日風雨不渝奉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信大臣視為心腹收名人物必先忠良早朝晏罷日以勤政為務臣下章奏可否隨即施行内侍之任以忠直老誠為先見在宫殯稍加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合舊制而後行左右請求

必惟成法而後與戒飭諸屯主帥務令修舉軍政申嚴沿邊守臣專以固圉為職凡此數端望陛下幽留聖衷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控瀝之至臣昧死

過宮後再入奏狀

臣竊惟天人之際自三代以來已不勝其說矣至漢董仲舒則曰災異譴告是天心之仁愛人君也蓋天心君德實同一體災異譴告所以時示儆戒非惟亂世而治

世亦然人君苟能因災而修省觀變而克懼事合其宜政得其理則天心昭格帝祚靈長有不待祈而自至者考之古昔成湯六事自責而造商宣王側身修行而興周其所感召昭然不誣可不信哉可不畏哉恭惟陛下神聖文武有不世出之英姿仁慈聖哲有君天下之大德俯視漢唐誠有餘矣然而受列聖積累之阼承光堯中興之業膺壽皇付托之命憂深慮遠莫切於此固有以奉天心答天貺也迺者熒惑失次太白晝見金星掩

心大星行都地震亦廣甚者太陽中天而黑子磨盪黑
祲亘天而赤氣乘之旬月之間變至五六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逮於望日陛下肅駕乘輿展禮慈極都邑
之內耋老稚幼瞻望翠華無不鼓舞變憂懼為和氣易
謹謗為歡聲曾不信宿而瑞雪時至又不兩日而太陽
復明以至羣陰消伏星軌浸順夫以前日如彼而今日
如此豈非災祥之機關於陛下一舉動之頃耶何其響
應之速如此也臣懷不自已輒盡愚衷深惟天意之難

諶端係人主之一念無曰高高在上靡所聽聞常使兢兢在念罔敢失墜自今以往臣願陛下修省戒儆愈久愈篤堅志詳慮細大必謹勤兩宮定省之奉念萬務安危之機倚信大臣開廣言路撙節財用日積而歲贏省覽奏章朝入而暮報皆君人之實德治國之大本也陛下天資英睿即是數者而加之意則天心喜悅帝命眷顧和氣致祥何事不立豈惟前日災異倏然無之而天道好還必有助大業而成大功者豈不偉歟臣本疎庸

誤被簡擢以論思為職用敢盡言不隱以答天地之造惟聖慈留神苟臣言不忤於宸心即聖德仰當於天意干犯旒扆隕越不勝取進止

又奏乞過宮狀

臣近以事勢迫切當貢封章乞早過宮以弭外變雖小臣狂僭宜在譴呵然父子之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資誠孝聖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分而側聽旬日警蹕未鳴人言

噭噭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臣才非中人位叨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迫誠恐禍變之愒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自古人主所恃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為無敵富為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靈長富貴長

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消月亡使社稷爲墟身危國滅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彝之同然無如父子之至愛雖在襁褓之内皆知父子之親閭閻小人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以死而力爭其間悖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易知其事爲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况君上師表萬民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倘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

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今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
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而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
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炎而定省愈闕人
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競秀未聞恭請也玉津
近地乘輿獨出而過宫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
曰陛下怠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怠於事陛下矣
夫衆怒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
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嚚嚚然言傳於道矣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羣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家喙市有市閧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為壽皇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慾之跡大義所廹人心瓦解所不可知所謂外敵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之向背維持之實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為亟圖之計翻然知悔即日過宮

則人心帖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今天下謂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闈歡娛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決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而不行也報政大臣朝夕奏對冀陛下天理之復明釋去往咎以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而不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於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

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實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自覺於中乎臣請為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斷以獨見不惑羣議驟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聞義理

高宗皇帝仙御上賓壽皇雖在衰絰之中而即授神器曾不肯少遲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

於陛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日始見矣況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畀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揖遜授受何疑何忌迺有二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誑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揺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淫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威顏過嚴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

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謀於後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毋相見鄭莊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此皆亂世名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夫怨偶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遊施於鄰里容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兄弟弟猶以為諱孰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慄瞽瞍底豫陛下之蒙愛壽皇者非可與舜並言也果

何所事而爲自疑疑心一生必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仇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忿角勝之爲乎臣願陛下觀壽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翠華甫駕喜溢慈懷既成父子相見之懽即知彼此無可疑之實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聰然而職在論思有犯無隱故爲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次述毋自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

賜過宮天下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旱變以召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視為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禍變之來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忠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常言而忽之

獨銜入奏乞過宮視疾狀

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哲超邁古昔臨御以來勤卹民隱

勵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至於事親思孝人道大倫尤為陛下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敬事也重華遠於南内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宫愆期宰從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以冒天聽然而聱踔未聞日復一日

人心揺動中外憂惶臣幸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以驚動聖聽僭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闥比因羣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曰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得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宮天理昭晰良心渾全陛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趑趄未行欲駕復輟者聖心殆將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兹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歲固

嘗有疑矣遷延猶豫凡八閱月羣臣封章抗疏不知其
幾聖度優容盡釋疑慮竟納羣臣之論奏遂回父子之
良心仲冬既望長至元日而過宮者三焉冊寶禮成兩
宮胥慶雨雪應瑞羣氛消除四方萬姓懽忻鼓舞當是
時也壽皇天意忻愉款留竟日方陛下娛侍膝下凡壽
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壽皇拳拳愛子之實
陛下所目擊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
夫後之視昔以前日徒為無故之疑而終於無可疑之

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
無可疑者一也自古父子之間固有嫌且隙者矣諸子
有嫡庶則毀譽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
言毀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
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
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
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賓壽皇亟禪
陛下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

陛下可以於此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小人邪言仰惑聖聽夫以聖度高明小人之言必有洞見然而奸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夙留宸衷先入固已多矣陛下一入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陛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慮判然無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今已彌月竊聞聖恙始若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

絶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
春秋既高豈宜久抱疾疾醫官日申一一可考陛下當
此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
視疾兼壽皇尤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骨肉
之至親纔侍慈顏必寛慈抱慈抱寛則疾自愈於此時
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
臣竊聞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宫問安雖陛下
過宫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

陛下過宫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動心矣又曰壽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念矣嘉王陛下親子非若羣臣之疎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語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弊唇腐譊譊而不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堯舜三代之域今日過宫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倡為

駭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說以誤陛下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事凡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之情了無一事一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倘不能百口祈哀冒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茲幸自丞三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羣臣奏請不俟過宮日分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修問

安之禮慈抱必大惟愉天顔必大喜悅聖體餘恙自然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哉孝道以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譁謗以弭禍機凡此數者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瑣碌碌以朴忠自信蒙陛下連年親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不避天誅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廹於愛君言不知諱惟陛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瀝血戰灼待罪之至

得聖語令與部中官商量同衆從官入奏狀

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過宫面奉玉音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户部侍郎臣袁某奏事乞早過宫面奉諭旨令與部中同官商量臣鏜某即以聖語宣諭臣㸃等竊惟過宫之禮本是陛下常行之禮止縁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未一行令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商量則是尚懷疑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今浹月醫官日申

歷歷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宫問安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日來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况春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葢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樂不肯服藥事體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乘輿少修定省非惟壽皇當疾疢之中得見陛下必大喜悅不藥自愈而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宫亦可少息軍民之憤兼自旬日以來居民揺動遷徙大半居城内者則移居村落居

近郊者則移居傍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爲之倍長甚而兩宮各分囊橐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亂世亡國氣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宮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天性也若父子道絶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禍亂未有不由是而作也臣等實以今來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宮之頃外此無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

收人心以遏禍萌莫此為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實商量之説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廹於愛君再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同衆從官乞過宫上壽狀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宫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犇望陛下必躬上玉巵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重至大決意必

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
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凟臣等竊惟人子事親
朝夕定省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
希闊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閲月矣皆以壽
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欲陛下
一來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
勞之恩專就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重明聖節既受
羣臣萬年之觴不曾過宫已是失禮今日嘉王壽親之

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宫延望之意且臣
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宫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
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
頤神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
斷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由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
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無疑臣等竊
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
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

逼近內屏房心為明堂正屬宋分太微內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災衡嶽山頹正逼祠宇劒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嶽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於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

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摇動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於此伏乞睿照

獨銜自入奏乞過宮狀

臣輒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一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名晉擢盡出親除令叨特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事變一有叵測不能刳瀝肝膽罄竭忠誠以效古人正救之義是有負

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人情惶惑憂懼皆以陛下久闕慈幃定省之禮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企望翠華一出何止以日爲歲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宮百官軍民惕惕惶懼且臣自積日以來親聞都人私語籍籍是以十九日臣同衆從官趙彥逾等亟具奏劄控告陛下乞於會慶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弭不測臣亦竊意陛下於此上以聖父欲得相見之切中以臣子控奏懇惻之

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出不謂又降免
過宮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親
見外而居民內而禁衛上而搢紳下而走隸相顧嘆息
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緣既廢玉巵奉觴之禮重華殿
下御幄在側設而弗用鼇山前列不聞三呼大樂弗陳
壽儀俱廢人情憂愧無不咨嗟閭巷所傳尤為不一陛
下不急為之改圖實恐他日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
以聖父聖子初無疑隙斷以獨見亟於二十四日至二

十六日三日之内選定一日就令日先降過宫之旨所有百官賜宴候過宫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塡紛紛多端之横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解外敵傳聞輕視之玩心安危利害實關宗社毋奪於閒言毋變於臨時惟陛下曲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扣頭瀝血之至臣孤遠一身蒙陛下親賜抜擢至此豈不顧仰承聖意貪榮戀禄實以過宫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茍容取悦隱而不言萬一事出非意騷擾聖懷臣之孤負聖恩

萬死不足敢望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語有欺掠譽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區大願臣雖已同趙彦逾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奏聞外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人情憂惶之變復不忍躬蹈欺君容身之罪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衷而赦之臣百拜無任死罪

同衆從官待罪狀

臣等二十二日嘗具奏劄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乞賜罷黜方此震懼俟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並令日下依舊供職聖恩深厚感極涕零臣等誤蒙陛下拔擢置在從列豈止為臣等爵祿之計正欲其因事獻忠有所裨益臣等亦豈忍自謀其身輕為去就實緣累乞過宫未見施行中懷疑懼臣等不勝愛國憂君之心所以冒犯天聽今來翠華未出臣等若便強顏就職姑為前說塞

以塞外議臣等之罪愈大矣是敢再此控瀝依舊居家待罪伏望聖慈察臣等惓惓愚衷思宗社安危大計不俟過宮日分即降指揮斷然一出風雨不渝臣等既畢扈從退即供職不勝大願疊冒隆威無任戰灼激切俟命之至

獨銜再入奏乞過宮狀

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從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況

陛下崇奬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倘懷顧避之心則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奏迫切乞早過宮天語再三曲加領畧面諭臣等定以十七日必駕乘輿臣不勝雀躍鼓舞惟是臣粗有悃愊欲得面奏屬綴班末不敢躐次玆幸玉音確許定日用敢數陳萬一以冒聖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非過宮日分須合預降指揮又緣自累月來久闕定省常禮中外臣子引領俟命今陛下既以定日而許從臣俄頃之間外已傳播皆謂

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宫遠近翕然相傳無不以手加額若不預行降㫖臨期又至變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從列小臣亦無顏面可見君父兾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聖懷顒望陛下一來何止以日為歳今日從臣同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横議别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叵測何所

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宫之旨毋奪於臨時無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風雨不渝决然一出庶幾少掩外觀稍息羣謗消弭不測之禍慰安兩宫之心一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頃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離間欲得調護臣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

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頤神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聖心寖生事端撰為離間因惑聖聽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來之疑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頗及唐元宗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

位靈武懐自立之嫌今陛下以禹繼舜揖遜授受其視
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宗内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則墮
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竟成終天之恨今以聖父
聖子兩宫懽愉壽皇果斷剛明姦人誰敢肆其志陛下
聰明英睿左右孰得逞其私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
今日自無可入之隙陛下正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
胎之萌曲意慈闈力盡子道亟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
宫鑾馭順動人情帖然了無浮言可撓聖聽儻或事有

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斥所不敢辭如蒙聖斷無忌無疑命駕如期一洗羣惑豈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不勝至榮大願臣仰瀆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矜其愚忠而赦之

又入奏同前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輒具奏劄干犯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亟賜施行而陛下優納其言未加誅譴臣不勝感極涕零之至茲者復以事勢迫切非

前日比備位從列職在論思豈可憚於再三不以亟告
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慶聖節之後今四日矣宰
執控瀝懇告百官奏疏痛切恭聽過宫指揮以時刻爲
歲至今未降指揮人情愈更憂惶口語沸騰雜出如宰
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則
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
命而已最是百姓譁言軍人偶語扇揺鼓衆思倡亂端
人情至此陛下豈不畧動宸慮茲又傳聞即有伏闕上

書者必須羣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已是鼓動衆情馴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使朝廷事勢宮闕氣象一至於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哭復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以行誅戮苟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

聖豈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宫之事為終非所安以日下軍民譁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過宫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宫為必當行之事非不知人心動揺為可憂所以猶豫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宫自知非便外議紛

煽猝難撫定因此宸衷未决愈難一出然臣今有一策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了無纖芥可疑壽皇聖壽今將七十來年於朝廷萬事愈更毫髮不與父之愛子天下大同陛下因何見而起危疑之隙若因浸潤之言左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親子可以浸潤左右而離間我者哉此决然斷無可疑也陛下觀前日壽皇批答侍從之言有云自秋凉以來每欲與皇帝相見此語切切愛子急急欲見之意陛下可以灼然無

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即過宮欲乞
陛下先密以宸翰一緘如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
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會慶聖節翌
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悦欣愉當須賜
答力求招請然後陛下降指揮云來日過宮其重華宮
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食錢陛
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
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願陛下

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扆過宮纔畢萬事悉定懽聲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宮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陛下於此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安聖躬必無横議以擾聖聽豈不樂哉豈不樂哉兼慈福冊寶之禮冬至上表元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目今若更不出則是時陛下愈以為疑忽又不過宫則冊寶之禮便當廢矣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下謂朕當親率羣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

言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令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宫至上冊寳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頻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天地如事父母竭忠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同衆從官入奏壽皇聖帝狀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埀耀萬

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眷免然而因循日久寖闕禮文觀瞻所關馴致疑惑而皇帝天資恭謹兢業過甚深念承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儻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竊恐漸成疑阻關繫非輕今兹會慶節禮合上壽伏望睿慈勿復先期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巵之敬

三宫懽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纎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於以釋四海危疑之心於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同衆從官宣引入對狀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宫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

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
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旼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
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
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嘵嘵冒瀆聖聰第以
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
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
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
聞展用月旦令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

以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於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伏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寖為常事關繫非輕今來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次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

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顔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宫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議

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議

比準尚書吏部牒催坐都省劄子今月十七日令赴尚書省集議至尊壽皇聖帝謚號具議狀或各為之議或並為之議某竊惟基厚者勢隆位尊者名顯載考三代而下垂光錫祚赫奕蕃衍功德隆厚彌久彌昌未有如我宋之盛者也故廟號稱美極其尊崇盡棄歷代之陳言肇新臣民之耳目萬世無極四方歸尊至若功高德大巍巍蕩蕩而無能名一字不足稱揚羣臣無能名議則太祖太宗高宗之廟號實用萬古同尊之稱焉太祖

皇帝開基立極太宗皇帝繼志述事高宗皇帝撥亂中
興功高無紀極德大無比擬曰太曰高以萬古同尊之
稱見該括形容之意今來恭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
號某獲以從列與聞其間敢以愚言上裨末議考之古
昔曰太曰高曰世曰中此四字者實古同尊之稱出於
謚法之外也曰太曰高謂功高德大而莫能形容也曰
世一字則與太字高字並行蓋言祖功宗德已盛於前
而繼統之主復能以功德世之於後故必以世字稱焉

古人有言曰世世修德蓋能世其美也世世獻於廟蓋能世其祀也天子之子曰世子世天下而為天子也諸侯之國曰世爵世其國而有爵也命卿而曰世禄官族而曰世功雖尊卑禮體之不同而世之為言其意則一歴稽往代以世為廟號者必其功德彰顯克紹祖宗臣民難以定名不容與列廟等西漢武帝為世宗廟當時之詔則謂功德茂盛不能盡宣東漢光武為世祖廟後世之釋則謂祖功宗德而能中興於此見世之為號既

以當功德之難名且以祖功宗德之有繼是故皆以世稱焉下至唐代宗猶且因諱遷就以全其名周世宗亦且侈大武功以尊其號豈非一代之主皆合以世字同尊之稱以嚴其廟有不可已者方今日太日高之號既見於前矣則世宗之稱可使後有闕文乎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聖睿文聰明英斷有大有為之志有君天下之德在位二十七年篤志慈闈定省無闕高宗上賓終喪三年孝於事親者極至也水旱變異則發政施

仁求言引咎迄遂感格誠於事天者極至也春秋漸高倦勤萬機静處北宫怡神澹泊是以付託為重不以天下為樂也薄征省賦蠲者什五内帑儲偫以助經常是以民生為重不以天下自奉也恩被公族義形閨門總攬權綱無有私謁齊家如是其謹也除授合人望黜陟當功罪羣下遵職趨事赴功官人如是其嚴也夙興視朝日昃訪問夕召儒臣講論幾務勤政有如此者食菲衣綈不事華靡臺囿無增下無横賜儉節有如此者刑

貴不殺而比於死者悉議減貸天下感壽皇之仁綱理
萬事動中機會而莫能逭天下服壽皇之明是以六府
順叙百嘉鬯遂銷鋒灌燧天下無犬吠之警投戈縱馬
外敵有嚮化之意孩提能言之童無不知戴豚魚含氣
之屬無不均育聖躬不豫而天下之人籲天請命以祈
萬壽升遐之日而天下之人哀痛激切如喪考妣功大
德盛追迹祖武如天地覆載莫測帝力如日月盤礴弗
探底止雖欲多言擬稱不可得也不識何所謚號而能

盡形容乎求其説於一字之微則恐得此失彼況一二遺千百求以稱美或轉致狹小也夫惟上以紹太祖太宗創守之規中以繼列聖盈成之業終以慰高宗付托之重克世前人之績對越在天之靈功德盛大用濟登兹豈非祖有功宗有德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又能以功德世之乎某輒貢斯議敢恭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曰世宗既以見祖功宗德垂於前而孫謀之有繼又以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功德著於後而紹述之無

愧總括衆美於無得而言之中全備功德於世世相承之際雖曰前代已用之字實與曰太曰高並稱是足為一代非常之主之謚不避之議惟朝廷審擇焉謹議

東塘集卷十三

東塘集卷十四

宋　袁說友　撰

表

謝知池州表

八年就列久玷中除千里分符復叨外寄賜覲方辭於楓陛誤恩遂躐於爪時趣至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本無才業偶玷儒科叅從州縣之遊粗識簡書之畏不知為政肯辭了事之癡尊其所聞獨念壯行之學頃四

科之辱薦旋一職以留行回翔學館之中伐檀可刺再攝郎闈之職越俎尤慚在朝空歲月之深報國蔑絲毫之有分甘三黜寵畀一麾錫命為優方賜便朝之對玉音載奬無非華衮之褒治不素習而陛下謂其優為才弗適時而陛下稱其有用命之宣旨而驟膺付委見之位次而獲赴事功果籌易地之宜遂冒積薪之媿君恩至此臣職謂何永惟池陽實在江左雜居共處軍民必貴於調和名存實亡財貨深防於滲漏士欲礪行則教

化之當務吏欲防姦則寛猛之得宜還盛時風俗之淳
寛聖上顧憂之意祇虞涼薄曷稱使令茲者伏遇皇帝
陛下虚已受人大明燭物處萬乘九重而親屈欲寸長
片善以兼收天下餘三百州每加眷注民安惟二千石
尤急選掄察臣頗熟於民情俾臣輒試以郡寄臣敢不
仰遵聖訓頫激懦衷理財首務於節財聽訟必期於止
訟牧人禦衆誓堅摩撫之心才絀地隆莫盡糜捐之報

謝知衢州表

五百里甸服莫重畿藩二千石起家誤當中詔政使自為推擇何以獲此便安仰涵天地之恩瀕劇淵氷之懼臣某惟此衢郡實今輔邦人物盛於承平之時庶幾樂土舟車指為走集之地見謂要衝然而州家之入僅給於旬時縣官之供有嚴於寅夕非盤根錯節以别硎刀之利則汗顏血指而羞袖手之觀若其毀日至而即墨揺疑言聞而漢守懼雖憂畏之未免亦調䕶之甚難臣非其人任豈堪此上恩隆厚謂其頗識德意於立王之

朝天鑒髙明諒其嘗吏治民於考功之日遂付内郡俾
圖外庸兹葢伏遇皇帝陛下神斷自天照臨如日急先
庶民之安馴補九卿之缺析符重矣濫吹斯何臣弟知
身修而免官謗奉天子命所當宣化以承流畏聖人言
惟有愛民而節用少殫一得以報萬年

謝提舉浙東茶鹽表

一再命以為州咸亡善狀六百石以察郡誤拜渥恩身
慚安便之為優衆謂甄陞之特異乾坤德大毫髮命輕

中謝竊惟斂散之權莫重常平之使山澤之利榷以裕國倉庾之儲均於及民惟源流本末以早通則上下有無之兼足豈特欲九年之並蓄亦戒夫一孔之不遺恪恃經常當辨取予至於民情休戚之本吏治臧否之分事無壅於上聞澤乃周於下布求稱厥職益難其人如臣戇愚殖學荒淺謂其嘗更中外之職有志斯人尚可俾乘軺傳之馳往承休德庶以異時布宣寛大之意而為今日激揚清濁之公曾下下之考而未書迺皇皇者華而

遽遣就臨所部實寵其行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罷使羣
工鑑觀庶物與我共理儻田里有庶民之安惟爾之能
則金秩示列城之勸博求任使下及孤蹤臣敢不尊其
所聞期於不負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肯務空言或登攬
有澄清之風尚希則哲力殫所學仰答殊知

謝提點浙西刑獄表

假東倉之節曾下考之未書冒西憲之除忽上恩之誤
及敢矜攬轡實懼褫鞶恭承聖訓之丁寧惟有愚誠之

罄竭中謝竊以成而不變君子所以盡心苟得其情聖人矜而勿喜仰惟九重臨御之始首重四方典獄之司任德不任刑深念累朝之家法繼明而繼聖用宏一代之丕規爰於臨遣之間曲示訓詞之寵公明詳審四字以為之師枝蔓淹延一言實中其弊至於特頒詔旨明飭憲章大哉王言方申重巽之命儆于有位敢徇故常之私必也通材乃副隆指如臣者本書生之習無吏道之師内職外庸揃熟朝廷之德意寸長尺短莫酬聖主之

深恩徒懷學道愛人之言願為報國事君之地敢期一歲而有再遷畀之一道之祥刑近在三吳之畿甸未能讀律恐弗詳司空城旦之書期於無刑或少効有司牧夫之事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覆下天德出寧明於五刑之中式孚有衆使無一夫之獄必惟其人而臣猥以戇愚濫膺差擇躬趨楓陛親拜玉音進之可用之實才至謂有符於公論雖與人為善恍如錫命之自天而被寵若驚但覺措躬之無地臣敢不佩昕晨之面命

奉壬午之詔條豈特辨獄訟於雀鼠之疑恪遵三尺凡以效涓埃於海嶽之積必究萬分

謝直顯謨閣知臨安府表

在都公之列久已具員尸京邑之權又叨任劇寓文謨之峻直仰宸眷之過優恩重丘山懼深淵谷中謝伏念臣本以書生之習初乏吏才之長委質聖時濫巾朝列學省瀛洲之英選郎闈樞屬之清班繼詭民庸游叨外使再紆使節三握州麾莫非政拙而心勞正以力小而任

重精神疲於繁劇毫髮無所建明誤蒙聖主特達之知
旋拜朝廷號名之寵爲郎銓部列屬宰司半歲周行之
間五趨漢庭之對俯欣一遇莫報萬分未干曠職之誅
乃冒陟明之典深惟天府實重日鐵彈壓不足則姦宄
無以戒懲寬猛或偏則威惠何以悅服難行者挾城社
之勢無厭者縱溪壑之求一語不售則怨謗隨之百謫
既盈而蹤跡殆矣藉使才望之兼足猶懷成敗之可疑
詎容微臣堪此重寄雖無心而應事必出於至公然當

官而行情豈免於少拂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極治總攬衆才念首善於京師每留神於岳牧謂臣粗知法守或庶幾公爾以忘私察臣久歷外庸或熟於愛人而節用誤當推擇俾殿浩穰臣敢不益尊所聞求稱隆指平生報國勤勞敢計於一身竭力守藩根本願先於諸夏

辭免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表

恩榮誤及震悸弗遑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乏才望連年

奔走失故步於邯鄲半歲浩穰復具員於京邑仰惟朝
廷使令之寵敢憚輦轂彈壓之勞雖鞭策之備嘗曾涓
埃之莫補精神疲於任劇齒髮至於頓衰所幸憑藉國
威宣明德意盜賊屛戢善良安安偶千里之無虞而百
讁之未至方需旬月之及力控籲天之私忽冒月卿俾
重天府惟課功之亡有於進步以奚宜冒昧而居顛隮
可卜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無名之誤寵全向暮之孤
蹤貸其職業之未修姑仍舊貫念其心力之已竭或畀

祠宫庶穆公言少安愚分

辭免知鎮江府表

龍光渥洽駑質戰兢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聖格言昭若日月若貪榮戀禄不知自反必將上玷國恩下貽司敗伏念臣無才無智不學不武誤蒙三朝使令致位通顯鄉者叨典六部三歷帥藩萬里東西勇於承命政以年未六十驅馳奔走惟恐不逮今臣年將七十筋力頓衰位已極而身災福已盈而禍及粤自春初一病

逮今飲食減少形體憔悴衆所共見已蒙聖慈諒其無
庸憐其有疾俾歸田里控辭新渥未拜俞音更冒藩宣
之除益重顛隮之懼竊惟京口重鎮為國屏翰軍政雜
蹂舟車走集必有威望乃任彈壓必有智畧乃為保障
此其所長臣無一有況復支離抱疾頹墮孱軀千里長
城必致仰貽憂顧捫心揆已實不敢前若冒昧而行則
犯古聖之訓干清朝之誅臣欲望聖明鑒其激切之詞
知其必至於敗事寢免今來知鎮江府恩命賦之外祠

俾從休養他日儻未溘先朝露犬馬之報赴蹈之役臣不敢辭

謝除權户部侍郎表

天府充員久無善狀地官擢貳忽拜誤恩敢懷持槖之榮實負虢鞶之懼乾坤恩重螻蟻命輕中謝竊以道御權用之既分而本源末流之莫辨上嚴期會之迫下盡錙銖之供流弊至今其術益陋況兹水旱相仍之後州縣竭力之餘知予為取之甚難損上益下之尤急必有心

計之士迺無面牆之憂伏念臣起自寒生僅存樸學彈冠以仕叅陪内署之嚴懷紱而行妄意外庸之詭七拜節符之甚寵一無毫髮之可書誤叨驛召之嚴洊蹇鴛行之遂綴班郎省列屬中臺方京邑素號於才難而書生乃承於人乏老馬未閑於識路如蚉祇怯於負山志廣才疎漫費朝昏之役心勤形瘵空慚歲月之遷了不立於事功久已多於瘝曠賜覲屢瞻於咫尺拜恩特異於尋常忽被絲綸俾持荷槖惟此聚人之本繫於生計

之臣欲坐致於錢流正有資於鞭算有如淺陋將不勝
鼠技之窮儻誤使令豈特玷雞翅之選懇辭弗獲怵惕
是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天臨至明日照聽言語
侍從之列必惟其人念經常簡易之司急先為務擢茲
民部濫及微臣敢不念肥瘠之所關稽制度以為節朝
有政事自無不足之虞職在論思更盡竭忠之報

辭免權户部侍郎表

恩榮過分戰灼靡寧伏念臣空疎不才愚戇自守書生

不識時務僅能為章句之儒仕者顧立王朝偶復綴班
聯之末蓬山蘭省今十八年英蕩竹符凡六七任念劇
繁之屢試曽績用之蔑聞久當輦轂之司妄意涓埃之
報勤雖補拙力弗勝心巳寬百謫之誅敢玷貳卿之選
惟民曹劇任皆一時秀穎之英豈樗杜散材冐兩禁持
荷之寵儻昧本末源流之旨必乖經常簡易之宜自知
甚明官謗可卜伏望聖慈俯憐危悃亟寢誤恩別選英
賢俾任論思之責庶幾名實一歸綜核之公

謝除戸部侍郎并賜金帶表

六卿分職愧攝貳以何功滿歲為真忽疎榮之誤及僥踰有靦愬避無從中謝竊以損上益下王政之所先傷財害民聖經之深戒惟調度獨關於泉貨而盈虛盡究於源流取予必知深懼及民之斂毫釐既析難逃致旱之誅固知川竭而谷虛所貴下肥而吾瘠在於今日尤重得人如臣者徒有戇愚本無能解盤根錯節敢云屢涉於險艱歷塊過都未必盡閑於道路顧以面牆之學曾

何心計之優躐處民曹濫司國計適有浩穰之費更當
饑饉之臻收之桑榆莫補東隅之失譬之江海惟有漏
卮之憂雖鞭算之可施悵錢流之無策茂聞兼足僅免
乏興欽承天子之威遂正司徒之貳莫非王事豈當言
日月之功全荷君恩將益重春秋之責拜兼金之出筍
俾束帶以立朝雖寵一身但虞三褫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作新初政興建太平守位曰仁深究聚人之旨以義
為利大培立國之基弗輕主計之司每示陟明之典遂

容㾕曠亦冒寵除臣敢不念藏富之在民知生財之有道制用而於歲杪方仰承政事之修盡徹而對年饑庶獲覩君民之足誓殫駑力少答鴻私

辭免除户部侍郎表

臣拱聞寵命深切震驚竊惟人臣不當以日月言功公朝要先以名實為重臣濫巾版省不過簿書期會之勞躐迹禁庭又無朝夕論思之益至於不加之賦而上用足知予為取者政之宜此意憯然捫心愧甚恭遇陛下

皇天眷命初政清明而臣乃以書生謬司邦計適當國家多事之際郡邑告歉之餘經常之數旣蠲費出之供則倍急或重於貽害緩未免於乏興雖左支而右吾亦前跋而後疐思欲不擾而辦每懼其爲也難徒叨歲月之遷竟蔑絲毫之補乃從幽黜忽拜真除位正貳卿匪同攝組秩高三品益峻官聯凡此僥逾必難稱塞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淵聽亟寢誤恩毋拘淵歲之真姑從反汗庶逭終朝之褫誓畢捐軀

謝除權户部尚書表

小司徒之職掌久懼罔功太常伯之攝承更叨異數委責彌重寵光益新中謝伏念臣殖學亡堪登朝有愧早荷阜陵之識擢館學備員更辱太上之甄收節麾屢試胙自神京之衆大載登民部之劇繁鏊塌惷愚肅祇供億屬年饑之驟至方國用之未充區區心計之闊疏何施剸撥僅僅目前之酬應猶足支吾再越歲年之更了無毫髮之補譴已盈於百謫去何止於二宜忽承天寵之

優就陟地官之長惟班聯愈峻久弄印以不除豈績用弗聞乃歷階而冒進短技莫堪於出納靦顔滋厚於忸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履儉勤治先總核均節邦賦謹周室羞服之規久任計臣體漢家倉庾之意謂臣不擾而粗辨知臣靡事於空言欲責乃成姑懋其賞臣敢不率循舊職加免新功恤民窮以寬賦租廣君上深仁之澤及年豐而備儲蓄裨國家根本之圖不負褒稱是為論報

辭免進呈徽宗皇帝玉牒孝宗皇帝光宗皇帝

實錄轉兩官表

明詔疊頒徽躬失措臣仰惟建中迄宣和之極治庶績其凝隆興曁紹興之盛時一道相授舉綱撮要以大書於琬琰廣記備言以傳信於簡編蔚為盛世之宏模於赫丕天之景鑠陛下志勤法祖孝篤奉先趣二典之登崇慶三朝之備載凡豫纂修之列均霑渥洽之恩禮示追尊賞惟從厚顧臣駑鈍俾被寵光所宜上體於睠懷

其敢過形於矯拂俯循涯分實懼滿盈退念槧鉛曾微潤色昔者猥參於涉筆兹焉適會於成書事悉因人功無可錄忽拜出綸之寵驟膺陞秩之華太甚僥逾苦爲難稱儻昧牢辭之誼決貽煩嘖之羞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誠收還誤寵豈特示明時詒爵謹持之意抑以追愚臣貪榮隕越之憂

謝捄荒轉官表

郡邑上凶荒之報寬未賜誅國家酬安集之勲誤膺進

律撫衆僅蘇於菜色拜恩惟切於汗顔揆厥超踰孰為報稱

中謝臣聞旱乾水溢雖古今代有之災政散民流繫師帥不賢之過治有得失民為戚休仲舒稱長吏不明馴致羣生之寡遂孝宣謂與我共此亦見庶民之舉安使田家或棄於有年則刺史難逃於失職尚捐薄罰敢覬殊遷伏念臣本以書生誤叨罷使八年在列三覲清光兩歳為州一無勞績徒有壯行之志不辭了事之癡念撫牧之既乖遂流行之致咎仰宵旰方勤於憂懼而謀

謨務極於哀矜發棠施推食之仁折劵下蠲租之令大文仲勸分之術小周家散利之恩力軫窮民備殫荒政臣仰承德意祇服訓詞幸容河內之便宜深戒有司之莫告彼終歲雖勞於勤動而凶年獲免於死亡悉由大德之孚何有小臣之力遽叨增秩俾逭黜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惟德動天視民若子罔怠側身之懼常懐由己之思憫茲旱暵之秊盡布涵濡之澤誠踰翦爪配成湯克夏之仁政靡興師陋衛國討邢之舉夙緣眇迹僥

冒誤恩臣敢不益單厥心謹如始至自今歲其有茲幸及於小康投閒分之宜終莫酬於大造

謝覆按使轉官表

橋山肇役蔑聞共事之能勲府酬庸乃冒遷官之寵控免弗俞於至再光榮已極於倍千刺骨銘恩熏心懐懼中謝竊以爵賞用勸貴無濫予之名事功曰勞必有可書之績儻具位僅同於衆職施功莫竟於成終亦在討論俾加崇奬此聖主示曲成之徳在小臣忘冒受之慚既

為汗顔敢不稽首伏念臣曩由推擇濫被使令崇陵初
肇於因山僊寢有嚴於卜兆羡封安壤偶更使於再行
流壑秀巖實視成於初議甫求復命旋即歸休始既無
用力之勞終蔑與告成之列忽十行之頒札晉三品以
陞階雖避循牆莫回出綍自顧沈淪之陳迹更汙特異
之殊榮惟甚僥踰曷為報稱玆蓋恭遇皇帝陛下思親
篤孝逮下盡仁欲厲世之有權必使臣之以禮念其乏
使曲憐簪履之餘程彼功書不棄山林之賤雖云散吏

亦賁美官臣戴恩如天思報無地里閭增燿新被寵以在身畎畝不忘惟祝釐而事上

謝除華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表

承大司徒之乏之去甫控於二宜新真學士之名威俾宣於九折荷寵光之狎至知綿薄之難勝中謝伏念臣才匪過人學徒泥古當聖明之述作際遇三朝備中外之使令棲遲二紀再玷周行之步武旋司商邑之浩穰碧落儔班寖叨曳履之列金華講籍尤為逢掖之榮凡厥踐

更忝歸親擢無九年之蓄漫久沲於地官取一障而乘
嘗洊干於天聽倏膺誤渥誕錫明綸鈿軸璇題丕赫阜
陵之懿石門劒閣往臨蜀道之雄寘乃西清而分西顧
之憂微乎一介而當一面之寄欽惟聖意曲示褒揚豈
伊愚臣所可徼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風行萬國日烜
羣臣謹名器以昭至公攬權綱而恢獨斷謂臣久聯豹
從則高其職以寵行知臣屢析虎符故選於衆而特舉
九重恩厚一已命輕臣謹當國爾忘家心乎存闕作詩

而頌主德誓殫宣布之勤叱馭而盡臣忠敢有馳驅之畏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寵光過優震悸失措竊以進律之典朝廷所以旌有功因任之榮邦國所以詳已試既褒陞之惟允亦選任之咸精儻當黜而復遷或不能而後止人言弗恕臣責難逃伏念臣蒙國厚恩冒蜀重寄仰體一視同仁之德恪守中和俯徇羣蠻向化之誠務求安靖兩載徒勞於政

拙百為莫格於民貧凡可宣德意而廣上恩深欲策疲
駑而効愚力竟成玩愒蔑著事功自從香火之緣亟被
絲綸之詔益虞瘝曠忽拜晉除竇儲陛奎閣之班申命
久帥垣之任小人而負且乘寧無盜思奪之之招馮婦
之攘下車必有士者笑之之辱況已躋榮於三級豈容
未歲而再遷偶寬百謫之誅莫逭終朝之褫伏望皇帝
陛下天心從欲聖度包荒惟賞以眂功恐終難於濫予
雖譽有所試懼不及於前時畧反汗之小嫌畀祝釐之

寸祿少安愚分庶慰遠民

辭免除華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驟承隆委凛莫措躬竊以華學新班非當代名流不足以膺首擢全蜀重寄非公朝偉望不足以被親除苟下輕授受之間實上係顧憂之地如臣者庸庸寒士瑣瑣小才誤蒙聖神特達之知累畀中外劇繁之職心力雖盡績用靡聞重來漫涉於六年自詭願乗於一障俞音竟閟就列愈慚敢期渙號之頒全付坤維之重帝華内

閤莫高直學士之班蜀閫帥權兹實古方伯之任豈特地峻職優不勝忝竊深恐力小任重必負使令恍拜恩綸如臨淵谷欲望皇帝陛下重籌邊之寄篤舉遠之仁念謀帥為難儻擇能而改授則得人而治雖反汗以何嫌既昭名器之公抑謹蕃宣之選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謝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到任表

坤維重寄謀帥獨高嫣閤新班疏恩併及累月而走川

陸渭日以見吏民具布寬條敢陳初奏中謝臣竊以惟蜀巨鎮厥今上游地控百蠻德裕著籌邊之績勢連三輔孔明存流馬之規兵民内藉於撫綏疆埸外須於經理仰惟度德量能之始弄印實艱必有牧人馭衆之才出綸乃稱伏念臣學不足以通古事之變智不足以適時務之宜徒以樸忠累叨繁使虎符龍節更踐固多豹尾雞翹論思何補猥切身榮於曳履莫施心計於算鞭二千石以治民庶幾自詭三十國而有正曷敢冒居矧兹蜀

閭之嚴尤軫法宫之慮郡邑多而賦輿溥生齒衆而杼軸空乃以人微猥令任大非有寛顧憂之効得無負且乘之虞玆葢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包涵權尊總攬同仁一視未嘗邇泄而遠忘更治考功靡間外輕而内重謂臣出入越二紀之久知臣典牧有一日之長魚佩奎文曲加臨遣龍光聖訓備極恩褒凡此叨踰難為稱塞臣敢不深謀固圉一意愛民覽八陣之形備究攘除之畧想二圖之畫益嚴隃要之防勉繼前修揺殫報効

辭免賑濟有勞除徽猷閣學士表

恩榮遠暨驚懼交征伏念臣寒畯書生遭逢聖主十年繁劇何敢愛身萬里藩宣不知為政方蜀郡有告饑之阨體朝家先恵遠之仁廵野之賙萬人悉遵王命荒政之聚十二徒竭心勞捐緍賑廩皆君父之恩捄菑恤貧豈臣子之力忽冒貪功之賞急蹠進律之恩徽文髙學士之班渙號示藩臣之寵循牆傴僂貢牘周章欲望皇帝陛下濬發離明曲回乾造鑒由衷之忱請特示至公

畧反汗之微嫌俾安愚分

謝救荒進徽猷閣學士表

十二荒政以聚民莫名坤維之和氣萬里自天而錫命蹴躋奎閣之崇班久虞司敗之誅乃冒涉明之典控辭弗獲登拜若驚中謝伏念臣猥自槀班誤分閫寄未寬殿角之顧忽慮溝中之危雖湯旱彌年孰測陰陽之潛運而堯民比屋恐傷天地之好生發粟散財蠲租析券凡此扣閽而有請捷乎如響之答聲盡歸君父之恩但知

報上辱在守臣之職何敢言功急疎進律之文遠勵為藩之志裦褒有耀氷薄增危玆葢伏遇皇帝陛下仁及飛潛誠參化育沛然膏澤恐不被於一夫閶者阻饑已明見於萬里爰軫宸衷之念咸知帝力之加拯諸塗炭之中巳安南畝及此絲綸之下寖上西清臣敢不仰體鴻私頫殫駑鈍訖無反汗增光參井之墟惟有乞身兾遂江湖之請

東塘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塘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劉　堦

謄錄監生臣陳長春

東塘集卷十五

宋 袁說友 撰

表

謝除吏部尚書表

奉計坤維亟賜便朝之對歸班星履驟真選部之除避寵莫俞撫躬載惕中謝伏念臣受才百拙開跡一寒學徒泥於古人識曷通於世務三朝顧遇誓夷險之一心二紀馳驅有東西之惟命領天府而彈壓之譽何有尸地

官而取予之方蔑然揚箕方懼於食浮歷井遽叨於選授始終四載黽勉百為臨遣丁寧夙佩銀鈎之訓撫循殫竭期安玉壘之區振荒幸釋於焦熬蠲賦或蘇於凋瘵上之賜也臣何力焉璽褒逮於罔功環召叨於黜命方歎修門之三入敢謂都堂之再登誦中和宣布之詩忸怩滿面冠言語侍從之選瑟縮胡顏參八座之高華總三銓之要劇昔殿邦作牧已慙德裕之籌邊今課吏考功奚取山濤之啓事僥踰滋甚報塞伊何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盛德雲行至仁天覆明見萬里灼知臣下之勤勞柄馭羣工儀圖流品之甄别肆令孱瑣與在選掄臣敢不策勵衰疲對揚際會思不出位當歷覬身言書判之長心乎愛君願備罄獻納論思之益

謝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坤維畫護昌寬憂顧之深渙汗莫回狎畀保釐之重躐上奎文之直益增井絡之光懼弗克勝報未知所（中謝）伏念臣頃繇冗散濫綴論思在六卿之聯久慙尸素陳四

方之志顧畢馳驅再瞻北闕以貢囊乃盡西陲而賜履跨州連郡每虞地大以望輕足兵裕民亡任憂深而責重羣獠刿多於時競三農初阨於年饑外懷潢池犬吠之驚内軫溝壑狼顧之患成務先於安靜苟詔便於蠲除蠻俗賴寧蠶叢知樂凡得逃於訶譴皆親被於訓謨惟積日彌久則翫愒為多念當官而行則咈戾者衆方兾自投於閒地豈期洊被於恩綸嘗稽撫蜀之除逮今已踰百數然自渡江以後申任不過四人有如樸拙之

孤蹤敢曰追參於前轍歲時未久已躋五閣之班功烈甚早實愧諸臣之績衰力豈堪於再鼓危言不獲於三辭申命所加下拜而受年稱借一有玷昔賢朝而褫三恐辜異數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惠遠明在知人八柄馭臣嚴更入迭出之制四方無事慮送往迎來之勞不求改絃易調之雋功爰用增秩賜金之故事姑留庸瑣重寄撫麾臣鼯鼠之技已窮駑馬之力不駕既叨隆委尚詭來功職列宸居如近天威之咫尺法嚴吏道益

遵聖訓之再三不敢愛身惟知報國

謝寶文閣學宫觀表

即殊庭而詒禄有汙紫禁之榮仍内閣以褒華盡復青氊之舊身自虞於罪盭恩獨厚於寵光拜命莫勝撫心知懼中謝伏念臣頃繇冗散誤被選掄三十年陳力於仕塗每慚前哲一再命絜身於朝著屢玷美除惟知踰分之可憂蔑有積功之足録迺坤維之重寄捫井絡以使行萬里勞遄莫著蕃宣之績六官建長又叨侍從之華

而臣才弗如人用過其量彌積九淵之懼竟寬三褫之誅香火贅員濫竊祠官之豐廪奎文寓直猶居禁列之隆名身雖去國而禄給於家職雖遠君而班仍其舊生成既渥進退為榮玆蓋恭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愛存博施有光末路之歸德本有容不廢從人之欲念臣舊叨於簪履憐臣景迫於桑榆既使便安更頒寵數臣敢不身居畎畝力報涓埃閶闔天高下覆衡茅之迹長安日近益堅葵藿之心

謝知紹興府表

一札起家恍驚宸命十連制閫乃在輔藩航一葦以正封望九重而宣化雖知黽勉祇懼顛隮中謝惟今越邦視古洛宅護鬱葱之氣聳千巖萬壑之峙流陪衆大之都盛右翊左扶之屏蔽然民力疲於追胥之數而利源耗於調度之繁今寛大之書專於一方輿復除之令優於八縣尚爾公私之交匱不勝左右之支吾非知上之德意則不足以任撫摩非諳政之本末則不足以明取予

如臣無狀已事可知景迫桑榆衰態益加於前日質同蒲柳病軀獨甚於暮年心力耗於劇繁目視昏於省閱繡衣懷舊稚耋或喜其再來白髮重新山川亦嗟其已老懼莫同於漁號中敢怠於承休雖萬里東西鼯鼠盡窮途之技而八更麾節老馬猶熟路之知畧其已試之罔功責以後圖之自効爰付內地俾訖外庸恩實重於邱山心如臨於淵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明中照帝德有容禮以待臣庸勵羣工之職化行自近尤先三輔

之除謂臣嘗列於邇聯或能宣布憐臣屢叨於煩使尚可馳驅致此非才玷兹謀帥臣敢不堅勤末路濼滁疲神先惠愛以近民審寛嚴而為政天臨禹甸方目送蓬萊之雲地接周畿猶身近長安之日靖言報稱惟有糜捐

謝兼侍講表

薳玉蔔之班久汙持橐修金華之業益愧濫竽控避無從周章就列中謝竊以九五位之初見聚辨惟勤二十篇

之善言菁華莫究以蒺矜之書而貫六藝豈口耳之學可敝一言不特開明於治原尤當滋液於聖德如臣愚戇識見空疎自幼讀書憶故步而猶在及壯試吏悵初心之久違誤膺龍尾之知叨綴雞翅之從民曹主計方智力之已窮帝幄侍言曽夢想之不到忽冒綸言之寵俾參旃廈之聯求善至芻蕘茲固王者之能事執經陪帷幄不勝儒生之至榮有此遭逢若為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元居正執古御今論經理必引於公卿尊

德性以道乎問學謂勸誦在後固將考仁聖之風問內史幾何要不專錢穀之責肆令孤陋亦玷寵光臣敢不銜荷洪恩力殫素學識其大者方仰窺文武之師必也聖乎期上論唐虞之際

謝兼侍講表

涖三銓之政甫率官常奉五學之遊遽承人乏拜恩光之狎至極榮遇以難勝中謝伏念臣本一書生逢三聖主孝廟置臣於館學猶親鉛槧章句之勤慈皇試臣以節

麾寢歷簿書期會之故際龍飛之景運塵豹從之華途
職既奉於劇繁益荒舊習跡嘗聮於誦說奚補多聞四
年出牧於蠶叢萬里召還於象闕怵志慮於跋履險難
之後疲精神於拊摩凋瘵之餘顧邯鄲之步盡忘豈金
華之業能續天官率屬加責重來帝幙侍言有光再至
夫豈閱南宮之注籍如許容東郭之濫竽曾是空疎乃
敢徼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惟皇作極無逸為圖雨施
雲行德已彰於純粹月將日就學尤重於仔肩會裁冠

逢掖之鴻儒陪廣廈細旃之盛選不遺曳履亦俾執經臣敢不仰千一之遺逢整萬分之稱塞陳堯舜之道仰承聖性之高明希褚馬之風誓竭愚誠之懇惻

辭免兼侍講表

歷日幾何恩榮三錫循牆而避控露萬分自昔經幄之間莫重侍臣之選張酺以質直守義在永平為最久無量以敏博而辨居開元為首稱必惟其人斯當厥任如臣寙陋見識淺膚弟慙五技之窮蔑有一愚之得翰墨

荒蕪於吏鞅精神澒汩於俗塵頃再陪五學之遊莫罄沃心之業今復忝三侍之列曷求探賾之功矧茲大易之微言厥有聖人之奥旨仰日月之將就方務極深而研幾顧鳧雁之去來詎能得意而忘象忝冒已甚凌兢弗遑伏望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反汗儒者在朝美正必求珍席之才王人建事多闓庶廣細氊之益拊躬知畏拜手陳辭

辭免兼侍講表

聞命悸惕不知所從臣仰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勤聚辨踐阼之始典學是先開帝幕以召見儒臣增經籍以切劘治道臣洊抒愚悃上贊宸猷悉蒙開納之私旋拜施行之旨竊謂聖明之在上正資鴻碩之多聞儻非名流曷侍清燕如臣固陋輒預選掄方簿書期會之餘塵容滋甚當廣廈講論之際濫吹奚宜其於海嶽之高深何取涓埃之補報仰祈淵鑒亟寢誤恩庶在公朝或弗累金華之選俾安愚分是為酬玉扆之知

辭免兼侍讀表

寵光狎至震悸靡寧臣仰惟陛下以神聖之資輔緝熙之學講論經理朝夕弗倦通英近臣必得一代耆儒當世名士庶幾仰裨海岳有益聖明如臣佔嗶書生學無根柢頊蒙睿簡侍言帝幄空踈荒落涓塵無有上辜親擢偶追譴誅令若復蓬金華陞班進讀課之前功則已試亡狀稽之令授則其濫愈加豈容芻狗之陳蹤又玷細旃之清綴伏望皇帝陛下以名器為重惟博碩是資

前有明師顧踵漢家之故事旁通經義更尊列聖之宏規别選英材以副虛佇共成不世之業不負多聞之求

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録修撰表

狎被寵光深增戰慄竊以祖功宗德通昭奕世之規帝典皇墳上燒古書之盛制作之嚴號稱權重筆削之任當付儒英豈容陳腐之書生冒玷清華之妙選如臣者粗從佔嗶𥂕究淵源半生州縣之徒勞久忘故步百篇軌範之至道莫識斯文豈期甫復於青䡴驟使晉聯於

鴻筆方深虞於尸素敢自詭於汗青惟大臣方謹於提綱而羣彥共參於訪佚武宣之潤洪業垂裕維新游夏不能措辭非才是懼伏望皇帝陛下照焉若日容之如天念明繼聖聖繼明有嚴信史而質勝文文勝質宜俾修能庶允愜於公言亦少安於愚分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臣恭承明命彌切震驚撫已莫勝盍伸控免伏念臣一介凡下自分孤寒州縣馳驅簿書期會鞭策陳力望絕

榮途而誤被柬知數叨隆委出藩入從疊拜恩除史館經帷盡汙清貫退揣分量滿溢已多思報涓埃萬莫有一茲者樞庭擢貳宜慎選掄而寵命下臨及於幺麽仰惟右府宥密之地實規恢遠畧之圖而近臣左右之間係夷夏觀瞻之表今帝德廣運海内敉寧偃武修文四方率服至於慮患於已治飭備於不虞權重而委隆機微而責劇必求瑰傑乃副使令如臣非材弗堪大用核其已試則無狀考其素有則已盈自知甚明實難冒據

伏望皇帝陛下思本兵之重念人才之難不以反汗之
為嫌稽之公論而後與收還成渙别授時英上以廣立
武之謨下以示從欲之德

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大君申命宜極欽承小己莫勝輒忘浼控臣竊以整軍
經武實隆右府之權量能授官尤重大臣之選必才識
可以備廊廟之器必威名可以讋夷夏之瞻斯遠振於
國威以上尊於主勢如臣碌碌歷試庸庸半生繁劇之

中久沈俗吏晩歳論思之列叨冠從班分則已踰老亦知退忽拜殊常之寵俾補宥密之司顧此頭顱無茲夢想雖載陳於免牘猶尚閟於俞音臣實何人任豈堪此用以典樞機之任無乃面生使之坐政事之堂更多形穢冒於瀆再庶追褫三伏望皇帝陛下明聽為公至仁從欲免循夬揚之命特回渙發之音政令於是乎成雖既行而必信名器不可以假終惟反以何嫌

辭免提舉勑令表

臣洊叨任使彌切淩兢恭惟國朝具垂丕則惟務以仁
厚固結邦本弗專以刑罰整齊斯民雖未免詳刀筆之
文實脗合畫衣冠之意欲易避而難犯當為官而擇人
自非明習於憲章何以輔成於經制如臣者愧未嫺於
讀律愚或闇於深文凡半生州縣之備更蓋三尺刑書
之未究方聖主繼承務先於德禮而法令更定惟合乎
人情提綱已冠於樞臣列屬復班於時彥敢圖出綍通
使濫竽儻不思共二之難必上辜畫一之制伏望皇帝

陛下謹持邦憲遴揀官聯治之具法之原事關大柄著為律疏為令當屬名流顧亟寢於誤恩庶少安於愚分

謝賜御書漢文翁龔遂故事表

神毫灑麗有光漢室之舊臣帝藻昭回加賁蜀藩之新命視前修而甚愧侈上賜以非常錫寵自天酬恩無地中謝竊以君臣殊遇莫隆臨遣之榮翰墨為章實冠匪頒之式顧二者之兼際誠一時之美談載考古初孰稱雅賜下十行於方國謾誇手迹之勤勑諸將於遼東徒示

邊功之好未有採往行前言之懿寓筆精墨妙之間疊昇微臣是為異禮伏念臣性惟樸魯才又闒疎生際聖明獲在侍從之選坐縻歲月初何獻納之功冒陳一再瀆之辭驟作六十州之長前席既親於宣室後命俾衛於中營寶閣華儲首載龍文之秘金環列帶身叨魚佩之重更膺八法之模親灑二賢之事銀鈎鐵畫炳然丹青而不渝玉壘銅梁燦若日星之下映概視持荷之列獨分肆筆之光亘古未聞於今特盛尊居然後興學本

原當效於文翁去盜貴在柔民道化願希於龔遂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眷懷簪履垂意藝文聖有訓謨下陋簡
編之載書亡畦逕密參河洛之疇誤膺作屏之行申錫
大書之妙驅馳遠役被服至榮臣敢不企前喆之規荅
寶奎之貺寫諸琬琰萬方行廣於私藏傳之子孫什襲
敢忘乎世守

進御書墨本表

奎文下飾聿新大刻之垂益部正封爰謹寶儲之奉恭

馳副墨上昌聽蒼中謝臣竊以肆筆成書昭聖人之能事揭碑詺後屬羣下之紀功矧若微臣誤將隆委恍拜雲章之錫式嚴翠琰之傳旣植龜趺敢陳象闕茲葢恭遇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鐵畫銀鈎備形八法金城玉壘上軫九重考文翁興教之原録龔遂柔民之政因楓宸之閒燕寓筠管以發揮臣甫鎮坤維首叨晉錫著之樂石允輝金匱之藏飾彼彩函入耀璇題之邃即公堂而中峙盛朝服以命行臣敢不銘鏤愚衷堅勤晚

節煕臨蜀道上聯東壁之輝光咫尺天威下壯西陲之屏翰

辭免名赴行在表

號召自天跼蹐無地竊以出藩入從選表為卿皆自古以待外庸之高豈凡材可冒中朝之寵當黜而陟非據必危如臣者天分已畀日老且繆東西惟命莫知璽絲堡障之宜中外疇庸猶愧簿書期會之職頃叨寵綍擢置部都賦入有限而利源濬於漏巵民俗滋繁而心力

竆於受餂救過不暇榮望敢期忽拜出綸俾之入覲雖
幸修門之四至終虞薄命之數奇倘忘冒昧而前立見
顛隮之至伏望皇帝陛下聖仁從欲帝德有容雖天地
洪私每不勝犬馬之報然桑榆末景恐弗堪筋力之施
願亟寢於誤恩庶少安於愚分

辭免召赴行在表

臣遜聞明詔凜極危衷伏念臣書生孤苦以奮身官路
馳驅於半世幸逢熙旦洊歷周行屢膺麾節之更遂躐

荷囊之侍比叨晉錫盡護坤維人臣精白一心勤莫將於補拙天子明見萬里恩每厚於包荒自慚三年刻楮之勞上負九重賜履之意心勞而力弗逮歲久而效蔑聞辜已貸於黜幽詔忽頒於入覲投閒置散乃為末路之宜已試罔功曷稱修門之入念私情之莫控將公論之不容拜手周章籲天祈請伏願皇帝陛下堯天遠覆舜日大明知臣績用弗成何敢冒子環之寵憐臣心力已盡願毋拘反汗之嫌俾以祝釐佚之歸老儻有捐軀

之日皆為報國之年

再辭免召赴行在表

臣輒瀝丹悃仰冒天威臣去秋誤蒙聖慈賜以命召尋具辭免温詔弗俞恩大如天實懼弗稱臣縁以迫替未敢洊瀆淵聽令來已於三月十四日起離成都四月二十八日至荆南府重念臣書生碌碌遭遇三朝使令之寵十五年間付以繁劇駑馬十駕終費鞭策之功鷦鷯一枝每虞分量之溢陛下過聽畀之全蜀重寄萬里四年

職事之間苟可以祗承聖訓惠利遠民調服蠻徼仰寬
憂顧惟知殫竭終始不懈而心勞政拙意廣才疎凱愒
徒勞竟無可紀方怵息俟譴遽被子環雖已拜詔綸終
弗遑處臣竊聞人臣在職雖才望可以服人惟智力乃
能任事二者咸無何以舉職如臣累試亡狀才望缺然
景迫桑榆智力已盡況鳧雁去來不足繫朝廷之輕重
而蚍蜉撼大盍自量愚分之卑微儻使三入修門疊塵
清綴人言不恕晚節奚全臣愚伏望皇帝陛下諒臣久

當煩使每無勞效憐臣已入暮景只合退閒鑒其由衷之情佚以祝釐之禄凡未塡溝壑之日猶得犬馬盡力以答國恩臣不勝大願

代人謝北内表

在二卿之列已愧罔功進常伯之班實為非據念報効未殫於一日而恩榮備極於兩朝施德自天措功無地中謝伏念臣一從吏役半涉塵塗首被遇於上宮寖擢升於華貫轉輸三路未能激濁以揚清牧守四州何以承

流而宣化煩使殆周於中外孤忠敢間於險夷誤蒙丹扆之深知遂玷紫荷之親擢揚雄甘泉之既從榮則有加石慶在位無所能罪奚可贖已寬黜典更沐恩除選八座以陞班極一時之高選寵光狎至殊非日月以為功駑短奚堪況迫桑榆之末景已雖云幸力恐難勝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仁在華夷功參覆載神游淵默已欣黃屋之非心聖有訓謨尚記清廟之舊物致茲衰陋亦被生成臣敢不忠以忘身力於報國豈惟晚節或

少酬太上之知更畢餘生永不負明君之賜

代人謝除兵部尚書表

竊位貳卿已逃黜典聯班八座曷稱殊恩顧超踰實過於周行而懇請莫回於聦聽愧深顏靦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一無他長衆所必棄方州縣徒勞之久每分抗塵荷聖神特達之知俾之在列月寺棘卿之高選星郎宰屬之清班故雖使華郡綬之榮亦在京邑王畿之内及其孤迹盡出淵衷徒知展四體以事君無復有一毫之

報國已玷甘泉之槀更分行闕之符逮三命於夏官僅一更於歲籥雖爵以厲世不勝采菲之恩儻食浮於人寧免伐檀之刺幾成既得以患失可謂求去而獲遷訖莫遂於循牆實有慚於視組伏遇陛下厲精庶政垂意羣工除戎器以戒不虞惟能無患有常德以立武事克成厥功故茲大司馬八伐之權必謹太常伯一時之任而臣蔑寸長於一日誤親擢於十年敍其在朝曠職之誅畀以武部司戎之長臣敢不退而鏤骨誓不愛身在

六卿之中固已汗顔而血指歛五兵之用庶幾耀武以折衝及此桑榆仰酬君父

代王江陰謝改知饒州表

軍壘承流方拜自天之寵侯邦分寄遽叨易地之榮壓威命以欽承撫哀容而跼蹐已宣德意悉告編氓中謝伏念臣以不足數之才輔無可為之志一官冷落蓋久負於初心三紀奔馳曾何功於已試方毀瓦畫墁之未免豈抱關擊柝之敢辭乃驟沐於選掄俾獲聯於守牧需

官梓里代戍瓜期假以一麾已幸偷安於偏壘錫之再命豈期復玷於佳城人欣出谷之遷獨負褫鞶之懼雖舍魚而取熊掌已則幸之然頑石而冠鼇頭人誰甘者敢意乾坤之造誤加葑菲之微矧此鄱陽實為重郡物饒民阜有既庶既富之風俗美化行皆可貴可尊之習負三江之險固望雙闕之嵯峨凡茲宣化之邦率本惟賢之選豈容固繆得以冒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練飭羣工作新庶政億萬世無窮之業固已恢洪二千石共

理之良尤深簡注遂使粃糠之賤薦叨符竹之分臣敢不公而忘私敬典在德布寬大恤民之詔惟務究心賦中和樂職之詩敢忘歸美

代人謝知婺州表

兩歲貳卿之選已貸黜幽一麾千里之符更叨分寄荷上恩之博施許畿都之便藩俯揆庸愚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遭世清明妄意功名已愧壯行之學半生州縣幾成了事之癡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清華

之寄入登郎省出秉使權志雖抱於樸忠效莫殫於膚寸旋蒙睿簡游歷都公弟知展四體以事君曾無一毫之報國更攝掖垣之直繼叨銓禁之除錫寵每優課功蔑有揚雄甘泉之既從榮實有加石慶在位無所能韋奚可贖已逃黜典尚畀偃藩就陛次對之聯悉本誤恩之及生成若此報稱謂何伏遇陛下練飭羣工作新庶政使人不求其備任官各惟其能凡二千石共理之良每加宸慮念三十載徒勞之吏或究民情赦其在朝曠

職之誅副以輔郡承流之地臣敢不敷宣王澤寅奉教條賦中和樂職之詩豈前人之專美聽德化已成之詔期癃老之齊休

謝除知洪州到任表

羸軀晼晚粗安圭篳之居上聖矜憐復冒藩維之寄奉訓詞而引道扶衰疾以到官白叟相迎爭先扶杖而請綠林未靖願聞奠枕之期既頒詔語之隆寬且諭聖心之軫惻拜恩稽顙嘉詠載塗中謝竊惟江左上流豫章古

郡吳頭楚尾實為舟車走集之衝梅嶺葛峰夙表先聖經行之異襟帶數路冠冕十州向為外敵之傷殘未復遺民之凋瘵加以里閭囂訟素傳珥筆之譏山谷阻深尤逞弄兵之習困連營之供億防大敵之窺覦雖節制之權稍重於異時而撫綏之責莫難於今日非得碩望孰分顧憂如臣者材歷試而不長身抱疴而久困雖大恩不報茍懷畎畝之憂而膂力既愆第有山林之興敢圖推擇復預使令逮假道行朝承顔便殿灼知𡡾蒻曲

賜拊存至於審湯劑之寒温訪醫工之良否既辭天陛申錫僊丹出千里之名駒賚九鐶之寶帶恩波甚渥沛然若海之觀病障頓開恍若鈞天之夢遵阻修之道路加偃薄之霜風自忘行役之勤冀釋焦勞之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舜寛簡躬禹儉勤孝悌通於神明已格上天之眷命忠信行乎蠻貊將歸北鄙之侵疆念南紀之要區思舊人而共理以臣久陪政路知德意之所存察臣屢典藩方粗靜治而不擾故於臨遣不許固辭臣

敢不體宵旰求治之誠宣夙夜在公之力恪遵憲度漸解煩苛欲知馬而問牛固慚吏術何帶牛而佩犢試詰民姦倘丕變於淳風庶少裨於聖化

啓

辭免除吏部尚書啓

驟叨微渥震疊危衷竊惟八座之任必以賢居六官之長要皆民譽矧劇曹之並建惟文部之獨高豈因已試之弗庸猶諉後功之足詭伏念臣腐儒無用小器易盈

徒為日月之功馴至星辰之上僥踰為甚休退是宜二千石之起家莫奏于蕃之最尺五天之趨覲忽頒細札之書命不獲辭行敢俟駕修門重入步疑續於邯鄲束帶將朝席未前於宣室曽是青氊之舊物遽加皓首之陳人得非所宜榮祇以畏雖兼收並蓄弗遺牛溲馬勃之微而既去復還懼有狗苟蠅營之誚進退維谷傴僂循墻伏望皇帝陛下矜軫忱辭曲回淵聽示保全於孤跡亟追寢於誤恩姑假桑榆俾息筋骸之憊别求藻鑑

晉儀猴舌之司

辭免除吏部尚書啓

六官分職莫重於天官列部攸司獨高於文部銓綜務平允則當得清簡之士賢否無留滞則必資鑒裁之公以至撿柅吏奸遵行銓法要先才望乃輯事功如臣者章句腐儒州縣末技適際亨嘉之會寖階任使之恩繁難徧畿甸之間宦遊幾天下之半誤膺睿簡擢在禁華敢期萬里之餘躐置三銓之長雖蒼蠅附驥尾重游幸

綴於周行然頑石冠鼇頭播惡有慚於高位儻稽控免必致顛隮欲望皇帝陛下乾坤有容日月必照憐臣齒髮已暮無心力之可施察臣分量久盈懼恩榮之太過願收成渙以穆師言豈惟惷愚得以自安亦使名器不為濫予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啓

臣聞内殿寓職所以獎勲勞外藩分牧所以盡忠力予非所稱則為誤恩臣比以菲才冒居近列兩干天聽願

備祠宫雖免預於繁機尚俾從於藩服至於峻職美名曲全體貌臣感戴恩施但有泣下惟是臣踰年政地過戾實多既乏之書勞則内殿寓職已非所當得又臣年踰六袠灾疢方頻不能陳力則外藩分妆尤非所當任驟叨殊寵深積罪愆伏望聖慈收還除職予郡之命止從外祠以便休養以愜公議不勝厚幸

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啓

竊聞君之待臣以恩臣之事君以情若裨政罔功尚加

體貌此君上示恩者寧於過也寵數非宜合從追寢此

臣下用情者本於誠也伏念臣叨踰已甚祈免未俞仰

戴君父示恩至深至重而獨以臣言淺陋未能控盡其

情上動淵聽臣疾疢投閒乃叨書殿孰不謂之貪榮昨

屢驅馳令復守障豈不更顧陳力實以臣愚闇無庸積

有愆咎委難竊禮貌之全年踰六十筋力衰憊必有誤

蕃宣之寄非惟人知之臣亦自知之而力言臣之情也

臣愚欲望皇帝陛下盛德垂慈大明覘照止規殿之美

號賦祠館之間官以穆師言以全末路此實君父深知其情而從其欲則所示恩者尤過於濫予之為恩也臣不勝厚幸

東塘集卷十五